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四十二回 再蕭何抗違軍令 眾豪傑大悟前身

話說馬騫趕入秦檜家，殺人放火，卻被楊么領了眾弟兄趕來拖去。這秦檜聽見殺人內來，一時魂飄魄喪，只攜了妻子逃入西園，逾牆躲入小戶人家，直打聽得去久，方敢來家。一面使人分頭救火，一面查點人口：被殺子女六口，姬妾侍女一百多人，其餘家將僕從殺死甚多。忙奔入朝，哭見高宗，百般陳奏，埋怨縱放，遣將追擒。此時高宗已曉得楊么等殺人秦檜府第，又驚又喜。忽見秦檜到來，哭得悲傷，訴得哀慘，又陳自己功績，高宗還不動心。及聽見他說出陛下江山悉在檜手，若不急剿楊么，金人決不允和，高宗只得允其所請。秦檜奉旨，即遣心腹聞人成為大元帥，一面徵取錢糧，一面調集軍馬，刻日出師。聞人成帶了二十萬大軍，水陸往湖廣而來。這楊么一眾出城，只忙忙急走。楊么見無追襲，暗暗心喜，遂喚鄭天佑近前，悄悄吩咐，使他入城打探消息，飛報來山。鄭天佑即轉身而去。楊么、馬騫、郭凡跟著眾弟兄，不日到了原處。賀雲龍迎接上了輪船，又不日歸到山寨，作慶賀筵席。

飲了半晌，楊么道：「連日奔走，未曾與眾兄弟細說。」遂將見高宗以及馬騫行事，細細說出，道：「這高宗果有人君之度，偏業有餘。已納吾言，親賢遠佞，斥逐秦檜等，天下事正未可料。不期馬騫竟殺人秦檜家中，行吾快心事。只因我在高宗面前，許不傷城內寸草，他也不令一騎來追，故此只領眾弟兄找尋馬騫，急走出城。只不知秦檜可曾被馬騫殺害？若不被殺，必舉兵來與我決勝負。已打發鄭天佑去，等他回來，才有實信。」眾弟兄遂述說賀雲龍、袁武先知，何能接應。楊么聽了大喜。王摩向眾兄弟丟了眼色，眾弟兄齊起身來說道：「哥哥前日有言，今喜回來，當擇日正位。」楊么道：「我今還有一事放心不下，未敢擅稱。」眾弟兄齊問道：「哥哥還有什麼事？」楊么道：「前日在軒轅井中得這鐵匣，因內中藏有篆文字跡，不知主何吉凶。若得認識出來，更是快心。賀雲龍說他師父四維真人可能辨識。我今只得要他去問明了回來，便好安心做事。」袁武忙問道：「這篆文如今在那裡？」楊么道：「你那時回山，我又去臨安，不曾與你認識。」遂使人取出，與袁武、章文用看。二人看了半晌，俱搖首難識。賀雲龍道：「哥哥既有此事懷疑，兄弟明早起身去問來。」楊么道：「我前日在彭蠡湖已見廬山在目，卻不曾帶有鐵篆篆文在身，不使兄弟去見真人。明日可著輪船送去。」賀雲龍道：「既傳說軒轅井中通廬山大路，兄弟只從此去試走一番。」楊么道：「不可，不可。我前日進去，雖是明亮可走，因想地下事情也恐傳言未確，故不敢輕進。還是輪船送去來回，我才放心。這井中前已使人修砌，絕不貯水，只好等閒時使人下去探時這條路，再去不遲。」賀雲龍道：「輪船送去固好，但兄弟想來，如今為哥哥有事去求問真人，焉可惜得勞苦！我當走去拜見，才是誠敬。」楊么聽了點頭。

到了次日，賀雲龍收拾起身。只見殷尚赤走來說道：「我與哥哥說明，同去拜見真人，路上好作同伴。」賀雲龍點頭。只見楊么走出，捧著一分信香，付與二人道：「拜見真人，可說我楊么心到為誠，是必求真人指示端的。」

二人領命，收了信香並兩片鐵葉，背了包裹，辭了眾位弟兄下山。渡過湖面，二人上岸而走。一路上，餓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到了廬山腳下。只見山中僧寺，嶺上仙莊，無處不有。殷尚赤因問真人仙院在那一處。賀雲龍道：「這廬山有八百餘里，山上有三千餘寺、七十二洞天。我四維真人在第一洞天築隱觀中。你只隨我上山。」殷尚赤只跟隨在後而走。遂留心觀看，果見心靜雲閒，溪明水淨，一時觀玩無窮。二人一步步穿峰度嶺，附葛攀藤，到了絕頂處，但覺隔去紅塵千萬里，一身已在白雲中。遂又走了多時，才顯出座絕大的觀宇。賀雲龍見了，不勝歡喜。因對殷尚赤說道：「我自當年拜別真人，算來已是數年。見過世上幾多變遷，也做了一番事業，昔時雄俠，已覺消去八九。今日到來，且喜山寺依然，光景如昨。我同兄弟拜見真人時，務必誠心至敬，方可求他指明。」說罷，遂往觀宇而走。

早見遠處山側處，走出一個道童，手中提著一隻花籃，迎著二人走來。到了面前，殷尚赤看他籃內，有幾朵紫色靈芝在內。那道童笑嘻嘻，向著賀雲龍舉手說道：「師兄為何一去許久？真人與道眾時常念及。今日若不為楊義士來求真人指示鐵葉上字跡因緣，敢怕還不肯自來。」殷尚赤聽了，暗暗吃驚。賀雲龍遂將別後事略述了一番，道：「果是特來拜求真人指示字跡。」道童笑說道：「真人久已出門，尋彩異藥，至今未回。但臨出門時，曾對我說你今日今時到來。我只向山下採了這幾朵靈芝，回觀等候，不期恰是遇著。」殷尚赤聽了，不勝跌腳道：「弟子到此，直恁無緣！」道童說道：「義士今日到此，便自有緣。你雖不見真人，真人卻已曉得你的來意。已吩咐我引你到他密室中，便知鐵葉上的字跡，你就可回復楊義士了。」二人聽了，驚驚喜喜，一同走入觀內。先將信香供奉中間，望空頂禮了一番，然後與道童施禮。行入密室，指著石壁上道：「這上面真寫得有字，你們看明，抄錄了去。」二人忙向壁上細細看明，不勝大驚大駭，各自吐舌，方知這些緣故。殷尚赤忙討了筆硯，照著上面謄錄完，藏入腰間，對賀雲龍說道：「真人具天地之能知，指破我們前後因緣。我同哥哥快去報知眾位弟兄。」賀雲龍只沉吟不語。道童便笑說道：「師兄沉吟，莫非不欲回去？我真人亦曾吩咐，叫我對你說，你今塵緣未盡，還要去走遭。因留下幾句言語，你只謹記。」因念道：

鵬飛洞庭，楊花易零，
蕭牆不測，腐草護舂，
須尋築隱，歸結天星。

念完道：「你去與眾義士說知，到那時回來見真人，還有你個結果。」殷尚赤遂又寫錄紙尾。道童又說道：「真人雖叫你速去，且盡我情，屈住一晚，明早送歸下山。」二人便就住下。

到了次早，相送下山。道童指說道：「師兄不必又走遠路。這觀後山崖旁有一山穴，真人說你們已尋著源頭，卻不敢走。你今下去，不消半日，便可到軒轅井處。」二人聽了大喜，即便相別，從山穴中而來。

且說楊么一日在山寨料理諸務，忽鄭天佑回來報說道：「兄弟領哥哥言語，入城打聽得秦檜未死，奏奏高宗起兵。高宗允奏，已遣聞人成大元帥徵調各處軍糧船隻，精兵二十餘萬，刻日出師，水陸並進。哥哥早作準備。」楊么聽了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既是如此，當與來人決勝負。」遂吩咐袁武、何能料理軍情。二人得令，即去各自準備完，來請楊么閱武。楊么大喜道：「閱武必須定名，才有軍紀。」遂使章文用一面執筆書寫，自己一面說道：「袁武行兵，彷彿孫吳，籌謀必中，可授神策軍師之職。我楊么為正將左元帥，統領弟兄是邵元、孫本、馬騫、殷尚赤、屠尙、勞捷、朱潤、花茂、段忠、常況、柳林、侯朝、石青，共一十五位，分管二千五百軍士。何能臨機應變，裁度得宜，可授軍中參贊，為副軍師之職。王摩為副將右元帥，統領弟兄是游六藝、滕雲、沃泰、柏堅、呂通、於德明、丁謙、王信、駱敬德、爰動、隋舉、羅英，共一十四位，分管二千五百軍士。賀雲龍道法通天，使他總管軍餉。輪船水軍頭領三名，是岑用七、柯柄、童良。制合火藥一名，向雷。捷報軍機一名，鄭天佑。軍中書記手一名，章文用。軍中神醫一名，郭凡。赫雄、張杰各領五百軍士，鎮守見機嶺。其餘軍校，各立頭目，分撥在三千戰艦上，防守沙堤灘島。」楊么分派完，王摩、袁武、何能眾弟兄，盡皆拜謝。

到了次日，從五更時候，向雷發了三聲轟天大炮，一時滿山寨各船隻畫角齊鳴。因賀雲龍、殷尚赤二人公幹未回，楊么、王摩各分班率領眾弟兄，齊上輪船，眾水校踏動車輪，行出左右虎牙山來。早是左郝雄、右張杰，全身甲冑，引著軍士，各列船隻迎送。出到湖中，便是三千戰艦，迎接到見機嶺下停泊。黃佐已來迎接。袁武說道：「哥哥在這嶺上設立煙墩，以備遠近有警。知無必報，見有必傳，若差毫釐，失之千里，實是重任，關係將來。今日閱武，有功則賞，無功必罰。軍令無情，切須謹慎。」遂使近前，暗暗吩咐了一番。黃佐領計而去。袁武、何能遂上別船，帶領三千戰艦，各去百里之外。左袁武、右何能，各分佈停當，使小舟探報輪船動靜。探聽了來，袁武、何能各揮旗號，一時鳴金擂鼓，喊殺搖旗，齊向輪船處殺來。這輪船要等嶺上煙起，方知有警，然後起輪迎敵。不期這黃佐到了嶺上，正在嶺上觀看，探聽消息。忽有軍士飛報來說，黃長者卒中惡風。黃佐聽了大驚，見四

面尚沒動靜，便含淚奔入寨來看觀，救喚了半晌，才得甦醒。及出寨來，俱見各擺列陣勢，輪船已去破陣攻圍，便慌忙放起狼煙，已是無及。只見滿湖中戰艦與輪船爭鬥，端的非同小可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旗分五色，船列八方。旗分五色，上繡的是青龍、朱雀、勾陳、騰蛇、白虎、玄武；船列八方，排的是太極、三才、八卦、梅花、長蛇、錯綜。令到處，忽而參差，一似眾星齊拱；旗展來，突然作合，渾如雲聚從龍。喊殺直驚水窟，萬千水族盡張惶；車輪震動龍巢，百十龍孫俱恐嚇。龍君各言忍耐，莫若天罡；河泊盡教省事，休犯地煞。

這是楊么操演六軍，見機嶺黃佐玩法。直操演到下午，方才停止。袁武、何能各賞軍士，早已使人將黃佐綁來。袁武怒喝道：「今日行兵之始，怎不遵我軍令！誤報軍機，當按軍法！」遂喝軍士推去斬訖。楊么大驚，忙上前求免道：「黃佐雖違軍令，實楊么結義兄弟，豈忍相傷！乞軍師恕其初犯，以俟立功。」黃佐亦細述父病，急救緣故。楊么更喜道：「若使楊么當此，亦必以救親為重。乞軍師推情有之。」袁武暗暗點頭，使人釋放。黃佐便來謝罪，又拜謝楊么。袁武只得說道：「從來軍令無私，以後小心看守。」黃佐應諾，上嶺而去。袁武因對楊么說道：「哥哥既設這見機嶺，緊報軍情，君山有此，不為防範。這見機嶺關係君山不小，莫若將黃佐換回，另使別位兄弟守此重地。」楊么道：「我昔日以義結黃佐，當以義終。我不負人，人豈負我？況且今日操演，非比重敵，豈可就疑更換？軍師不必過疑。」馬騷便氣忿忿地道：「兀那日老馬喝罵撮鳥沒吃賀斷血肉，便沒同心。兀今違逆哥哥軍令，便沒好意。軍師較的沒說。」楊么不聽，遂連日在湖中操演，操演得十分稱意。

回上山來，設席飲酒。楊么因想起賀雲龍、殷尚赤二人，去問真人，將及半年，並無消息，因打發鄭天佑去催他二人回來。正打發間，忽軍卒來報說道：「小人在笑傲亭中灑掃，忽聽得軒轅井內有人高叫，慌忙去看，卻是賀、殷兩頭領在下。」楊么與眾弟兄一時驚驚奇奇，道：「果是傳言不謬，井中通著廬山。」遂同到井邊，使人急架籃索，將二人扯拽上來相見，齊問真人事情，以及穴中光景。賀雲龍、殷尚赤且不言，先向楊么、王摩笑說道：「若不發掘軒轅井，得這鐵葉篆字去問真人，怎曉得二位哥哥生身出處，及我們眾弟兄前緣後果，合該共死同生。」楊么、王摩與眾弟兄聽了，一齊驚問緣故。二人道：「且到廳上擺設香案，然後共看真人指示。」遂到廳來，立了香案。二人在包裹中取出鐵葉上供，又取出抄錄真人的大幅字來。遂將上廬山不遇真人，道童引入密室，石壁上先有真人寫注明白，上一層的字跡與鐵葉上的字跡一般，便不抄寫，只將下面注寫的抄來，與哥哥弟兄們觀看。眾弟兄一齊圍看，識字便看得驚驚喜喜，不識字的叫念出來，聽得喜喜驚驚。你道寫錄的是什麼言語？上寫的是：

天魁星呼保義宋江，托生天柱曜星全義勇楊么；
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，托生天任曜星金頭鳳王摩；
天機星智多星吳用，托生天心曜星廣見識何能；
天閒星入雲龍公孫勝，托生天英曜星活神仙賀雲龍；
天勇星大刀關勝，托生牛金牛宿毛頭獅勇捷；
天威星雙鞭呼延灼，托生虛日鼠宿潑天火羅英；
天貴星小旋風柴進，托生天禽曜星小虯髯孫本；
天富星撲天鵬李應，托生亢金龍宿攔路虎沃泰；
天殺星黑旋风李逵，托生天蓬曜星刮地雷黑瘋子馬騷；
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，托生星日馬宿筋半雲鄭天佑；
天滿星美髯公朱全，托生尾火虎宿沒攔擋隋舉；
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，托生箕水豹宿揭浪蛟岑用七；
天巧星浪子燕青，托生心月狐宿鑽心蟲遍地錦殷尚赤；
天壽星混江龍李俊，托生軫水蚓宿顛頭龜侯朝；
天英星小李廣花榮，托生鬥木獬宿小天王花茂；
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，托生天輔曜星前知神袁武；
地煞星鎮三山黃信，托生角木蛟宿鎮天雄游六藝；
地勇星病尉遲孫立，托生張月鹿宿鐵殼臉呂通；
地會星神算子蔣敬，托生天芮曜星鬼算計常況；
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，托生天衝曜星小太歲邵元；
地角星獨角龍鄒潤，托生氏土貉宿探驪龍朱潤；
地軸星轟天雷凌振，托生房日兔宿喧天關向雷；
地靈星神醫安道全，托生觜火猴宿賽廬醫郭凡；
地進星出洞蛟童威，托生參水猿宿分水犀牛童良；
地退星翻江蜃童猛，托生壁水\$宿水底熬魚柯柄；
地俊星鐵扇子宋清，托生胃水雉宿山海鎮石青；
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，托生奎木狼宿八臂哪吒柏堅；
地損星一枝花蔡慶，托生婁金狗宿錦毛犬駱敬德；
地全星鬼臉兒杜興，托生鬼金羊宿焦面鬼王信；
地數星小尉遲孫新，托生畢月烏宿飛過海滕雲；
地暗星錦豹子楊林，托生柳土獐宿花斑豹柳林；
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，托生女士蝠宿馬上嬌屠俏；
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，托生昴日雞宿一刀段撒開段忠；
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，托生危月蟒宿書記手章文用；
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，托生翼火蛇宿青竹蛇爻動；
地樂星鐵叫子樂和，托生室火豬宿鐵鷄子於德明；
地鎮星小遮攔穆春，托生井木犴宿鐵裡蛀蟲丁謙；
後一名王進，托生再蕭何黃佐。

蔡京托生賀省；
童貫托生董索；
高俅托生夏霖；
楊戩托生王豹；
張文遠托生岳陽官。

又一行寫的是：

楊么、王摩一母雙生，年、月、日、時並父母姓名、家鄉。五歲上失散，一為楊得星義子，一為王突義子。

眾人看聽明白，不勝大驚大喜，方知前身現在。楊么、王摩方知前世異姓頭領弟兄，今世同胞兄弟，得為頭領，更加親熱。王摩道：「俺兩人面貌斷像，當時夢中說一瓜一蒂，今日才知同生雙養，差得一時，哥哥原是哥哥。」說罷，忙拜楊么四拜。楊么直

受不辭。眾弟兄也一齊說道：「誰知前後俱是一般結義弟兄。殺這幾個仇人，只道報今世的冤仇，不期俱是舊日冤仇。冤冤相報，從此消釋。」遂也向楊么、王摩各各展拜。楊么、王摩也致謝眾兄弟了一番。遂大開筵席，十分暢飲。賀雲龍、殷尚赤又指說後面是真人留下偈言。一時俱參解不出。楊么使章文用另紙寫出，黏在廳壁，以便時時參解。

暢飲了多時，忽王摩含淚出位，對楊么說道：「俺同哥哥一個爺娘生長，只恨向日失迷家鄉名姓，如今喜得真人說出。今日哥哥說爺娘俱沒，也認是哥哥的爺娘，恁沒著苦，誰知便是王摩一般的爺娘。哥哥倒拜了墳墓，盡了孝禮；王摩還沒半點孝心，空自長大。如今明白，再遲不得。明早別了哥哥，到墳去號哭一番，便完了念頭！」說罷，不禁放聲大哭。楊么與王摩俱相向而哭。眾弟兄連忙相勸。勸了多時，楊么止哭，說道：「我非哭父母天年，是哭我父母命苦，徒生我二人；又哭我二人生不養，死不葬，又不能遂我心胸得歸故土耳！」

王摩入內去換衣，並疊行裝。不期見機嶺上忽發起狼煙，半天中一縷，直接到君山上來。早有飛報來說道：「朝中遣聞人成元帥帶二十萬大軍，船多糧廣，殺入湖來，望乞準備。」一時眾弟兄留住王摩，袁武、何能即傳令下山迎敵。不一時，上了輪船，出了虎牙山，遂調集三千戰艦，霎時布成陣勢，將輪船遮裹在內。聞人成見楊么船立了陣勢，也將船隻分佈得蜂攢蟻聚，百般雄固，各約了戰期。

到這日平明時候，兩邊鼓炮喧天，宋軍往楊么寨處殺來。袁武、何能各將號旗麾動，使戰艦迎敵。頃刻間船行浪湧、殺霧迷空的往來。殺了半日，宋軍勢眾，各戰艦俱有怯意。楊么看得明白，即使向雷發起轟天大炮，眾水校齊踏車輪，出其不意，只往宋軍船處衝壓過來。直衝得宋軍船，被衝的船分兩截，被壓的舟沉水底。一時這些宋軍船隻，衝壓沉了大半。袁武、何能又麾動號旗，一聲炮響，撥轉輪船，往宋軍大寨處衝來。此時聞人成已看得輪船厲害，正在驚慌，忽見衝來，急上小舟，望岸上逃奔。一時湖中船翻人溺，大敗虧輸，各自逃生。直逃至蘄黃，聞人成方敢住腳，招集敗殘軍士。遂不敢入湖，只在岸上立寨，與眾將商議。只因這一商議，有分教：

一團慾火難禁受，杯酒昏沉別有香。